

灯下漫笔

履痕处处

## 购彩二十年

◆ 刘文方

每周去方城过周末,我照例买10块钱彩票。两注是守了多年的老号,用家里几个老人的生日拼的,剩下3注随手机选。这习惯,雷打不动20多年。从镇上到县城,据点换了又换,这事儿却像每天离不开的面条,早已嵌进了日子里。

20年前可不是这样。那时年轻,总觉得这两块钱里头藏着窍门,像解一道复杂的谜题。晚饭后,台灯底下,我把往期号码抄在方格本上连成线,看“走势”,研究“冷热”。每次两块线,买一注,跟试探敌情似的,心里扑腾扑腾的。

这从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。单位午休,几个好这口的同事凑成一堆。报纸摊中间,茶杯、烟灰缸压着边角。有人指曲线说该“触底反弹”了,有人摇头说冷号憋久了必出,争得面红耳赤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角落里还有闷葫芦,只盯着看,一口接一口地抽烟,眉头拧成疙瘩,仿佛答案就藏在烟雾后头。那些数字,在我们嘴里,真是有了脾气。

兴致高时我们还合伙,一人出几块钱,凑成复式,写个条子摁个手印,说好了怎么分。递钱时,总有人半真半假地笑:“明天我可盯死你,别中了几百万,工作都不要,偷偷跑了。”大家都乐,都知道是玩笑,但那眼神里,确乎闪着一丝对巨大偶然的戒备与期盼。

中的最多也只是5元、10元。20多年,这种小奖百八十次总有,像漫长勘探里捡到的零星碎矿,勉强安慰着自己。最大一笔是3000元,一个三等奖,再错一个数就是千万元大奖。那天我以为摸到了门道,其实不过是门缝里漏进来的一线光,很快又合上了。倒是随机机选的一注,给了最大惊喜。

自那以后,我不再画图,也不研究风水了。开始“守株待兔”,定下两注号码,用亲人的生日和一些吉利数字,每周雷打不动。其余的,全交给机器去选。这大概是一种认命:我把微薄的念想托付给那两组数字,其余那庞大的、不可捉摸的偶然,就全权交给偶然本身。轰轰烈烈求索一番,最后不过是退回这么一点固执的念想,像湍急的河流最终汇成一道安静的浅溪。

固定据点是小镇街道拐角的店。店面不大,木头柜台被磨得发亮。墙上贴满了过期的走势图和中过奖的旧彩票,一层盖一层,像厚厚的彩纸铠甲。店主50多岁,寡言,总坐在柜台后那张旧藤椅上,像庙里的泥塑。

他身后的走势图下,永远站着人。有人仰着头,手指在空中虚点,半天不动,像在参禅;有人激烈辩论,唾沫星子溅到图上;也有人端着大茶缸,坐在墙边长条凳上,只静静听着,偶尔啜一口,不说话。空气里混着烟味、茶垢味和旧纸张的味道。那台机器时不时“嗤”的一声,吐出长长的一条,那声音总能让人心里静一下。

直到有一次,这份安稳碎了。我照例用微信付钱,屏幕弹出“支付成功”递过去。他拿起手机,划拉半天,摇头:“没收到。”我说不可能,又把手机递过去。他看了,还是摇头,额上渗出冷汗。“没到,就是没到。”声音高起来,带着一种被侵犯的固执。店里的人都看过来,他不让我走,说我骗他。我也上了火,争辩了几句。他堵在门口,脸憋得通红,反复念叨那两块线。最后怎么走的,我忘了,只记得一肚子憋闷,像吞了块生红薯。

那之后,我有意绕开他的店。但这购彩的瘾,或者说这点念想,却断不了。我便偶尔特意开车,跑到20多里外的乡镇去买。

有一次去得晚,是冬天,天黑得早。照着记忆找过去,招牌却没了,门紧闭。问路过的人,有的往南指,有的说政府院旁好像有一家。我开着车,在陌生的街道上慢慢绕,一圈又一圈。天彻底黑透了,路灯昏暗。主干道上,拉沙的大半挂车一辆接一辆,灯光雪亮。我戴着眼镜,视野本就窄,被那强光一晃,眼前白茫茫一片,心也跟着慌了,终究还是没找到。那晚我开着车,在寒冷的、弥漫着大车轰鸣和尘土气息的异乡公路上往回走,心里空落落的,觉得几张纸如此折腾,实在有些荒谬。

和老板闹僵了一个多月,一个傍晚,我路过那那,他忽然从店里跑出来,叫住我。他手里攥着那个旧手机,有点怯,又急迫地递到我眼前。“找到了,找到了。”他说,“那天网不好,记录压在下面了。对不起啊。”屏幕的光映着他有些憔悴的脸。我愣了一下,说没事,都过去了。他搓着手,咧开嘴笑了,笑得不太自然,但那份歉意,却是结结实实的。那一刻,那两块线的“债”还清了,我心里却像得了点什么别的东西,有点沉,又有点暖。我和他之间那点僵了一个多月的疙瘩,竟也在这么一句朴素的道谢里,忽然消散了。这比研究任何数字走向,都让人觉得真切。

后来,他的店关了。墙上那些层层叠叠的走势图,那些烟雾,那些争辩,也都散了。我买彩票的据点没了。习惯却断不了,购彩融入每周去方城的日常里,成了路过街边小店时,顺手的一件事。

现在,我依然守着那两注号码。我知道,我要对付的是生活那庞大的偶然。这两注号,是我在这片偶然的海上,给自己钉下的两根桩子。不为中大奖,只为系住这20年的念想。至于那个老板手机屏幕上迟到的微光,岁月输赢,却比任何大奖都踏实。那是岁月里,属于凡人的一点温热。就像小时候娘说的,做人得讲理,也得讲个情分。这彩票到头来,买的也就是这点念想和情分。

## 文坛大咖的小心思

◆ 刘诚龙

“孤寒后生,得士正一言,声华顿显。”蒲松龄其时正是“孤寒老生”。蒲松龄几次科考,都铩羽而归,“落落宏才未得伸,挥笔弄墨染风尘。”考不上科举,只好当民办教师,做临时代课老师,以谋稻粱,翻爬滚打在社会最底层。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,文学是失败者的前途。蒲松龄落第后,专心致志做起了基层作者。大家都知道,蒲公作品蛮多,代表作是《聊斋志异》。

《聊斋志异》打上最后一个句号,蒲松龄是高龄得子,珍爱非常。《红楼梦》是十年辛苦不寻常,《聊斋志异》是“二十年寒暑,此书方告藏”,其跟绝大多数基层作者一样心理,蒲公也想找个地方出版,其时蒲松龄名不见经传,没人关注他,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宗王士禛,王公还是山东老乡呢。本来,蒲松龄不喜欢干这等傍大佬类事,“相传先生居乡里,落拓无偶,为村中童子师,食贫自给,不求于人。”傍大款是仕女之耻,傍大佬是士子之耻,那耻仿佛是女失贞男失节。

这也是逼得没办法了,文坛风气如此,蒲松龄费尽一生心血,著就《聊斋志异》,不推销出去,对不起自己,对不起中国文学,失去了这一本著作,中国文学会缺了一个大角。据说蒲松龄曾与王士禛有过一面之缘,其时王士禛丁忧居家,王公往淄川西铺行游,恰好蒲松龄在这里当童子师,“得与台驾晤于毕子载绩先生家,倾盖之欢,于今结念。”

“花辰把酒一论诗”,这次见面,王士禛得知蒲松龄在著《聊斋志异》,兴趣顿生,诚请蒲松龄惠赐,奇文共赏。不须去傍大佬,大佬主动来提举,

这机会千载难有,蒲松龄便将心血之作寄了过去。王士禛挑灯夜读,拍案叫绝。这不是“一时无两”,当代文学史大著,而是千古名著,是整个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大著。王士禛眼力肯定不错。

这诱惑有点大,王士禛何人?他是清初文宗,一句顶一万句;蒲松龄何人?最底层的基层作者,其时文坛上几无斤两,若在《聊斋志异》这本出版物上作者处刻印“王士禛”三字,那多好。百万言不用改一字,只需作者名改三字,世界名著就是王士禛的了,这个诱惑不是一般大。

王士禛起了盗心,有些店大欺客,欺负基层作者的小心思,当然他不是一般恶贼,不讲武德,要讲文德,他不是要豪夺,而是想金取。作家著作品,想的是,作品差的得几银,作品好的得几金,没有得不到的物,只有出不了的价,价格到位,什么东西得不到?王士禛出手豪爽,出价诱人,“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,代刊之。”所谓三千金,是三千两银子;清朝私塾师爷年薪不过是六十两。王士禛一次出价三千两,需要蒲松龄吃五十年粉笔灰。这价格远非千字千元可比,相当于蒲松龄可以一夜暴富,成当地首富。

这个价对得起蒲松龄“二十年寒暑”,蒲松龄却是一口回绝,坚决拒绝。王士禛其心仍勃发,在熊熊燃烧,“特访之”,文坛大佬放低身段,去拜见基层作者,蒲松龄“避不见”,王士禛如是者三,“三访皆然”。三顾茅庐,还受宠若惊啊;人家王士禛说了,价格还可以谈。很多事情不是钱能解决的,很多人品不是钱能买断的,“(王)数离

书,欲致门下,(蒲)卒以病谢。”

王士禛不是了,也是有德君子,他晓得蒲松龄是钱买不走的,他对蒲松龄羡慕是羡慕,嫉妒妒有一点,却绝不妒火攻心,生出恶浊下作之恨来,心思又转了,从歪心邪道转到端心正道上来,他感慨地说:“此人虽风雅,终有富贵气,田夫不惯作缘也。”一入文人,蒲松龄是绝无以有之可观,不是几个钱买得了其高贵的。

王士禛知道蒲松龄人品,又知道他人品,转了心道,反过来对蒲松龄极力推举,读一篇,便加眉批,加尾批,加划了很多波浪线,“略加数评,使者仍持归”。比如点评《张诚》:“一本绝妙传奇,当为传抄数十过。”比如点评《婴宁》:“我婴宁何氏女,笑辄不辍,此岂其类耶?然天真烂漫,令人爱杀。”文坛领袖对基层作者的小说,如此点评,如此高赞,此曲只应古时有。

先是想据《聊斋志异》为己有,后来却极力推崇,他把蒲松龄作品纳入自己著作,也绝不当文贼,比如他选录《妾击贼》《张贡士》《小猎犬》等,都要注明“事见蒲秀才《聊斋志异》”,绝不剽窃。整部小说读完,王士禛特推举写了一首诗:姑妄言之姑听之,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应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诗。文坛领袖如此推崇,《聊斋志异》一日爆鸣,千古传名。

正如蒲松龄前边也想傍大佬,王士禛之前曾起心惊人之美。两人都有小心思,却都不曾亏大节。蒲松龄守住了文人风骨,王士禛守住了人生底线,都是人间好君子,也算文坛好清流。

人生讲义

## 石头上开花

◆ 杨书欣

对野豌豆,我情有独钟。

故乡的山坡上,从生着成片的野豌豆。每年春风拂过,漫山的野豌豆肆意铺展。到了五月,等繁花落尽,藤蔓间便缀满串串饱满的豆荚。弯弯的果荚玲珑别致,像一串串小巧的绿铃铛,在山野的清风里轻轻摇曳,煞是喜人。

小时候,我和好友经常到山坡上采摘野豌豆荚。我们把饱满的豆荚小心剥开,放进嘴里,瞬间一股清香便溢满口腔。成熟的豆荚果实坚硬,像一粒粒滚圆的砂粒。坐在山顶的一块巨石上,我和强欢快地剥着一枚枚豆荚,剥得多了就装进口袋,带回家用铁锅炒了解馋。

那块巨石平整光滑,历经岁月风雨打磨,一侧赫然裂开一道深深的缝隙。有一次,我双腿盘坐在石面上,把坚硬的豌豆籽粒一粒一粒丢进了石缝里,轻声说:“等你来年开满花。”强站在一旁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我一怔,也笑了。是呀,这些坚硬如石的豌豆,孤零零架空在冰冷的缝隙之间,头顶遮阳看不见天光,脚下悬空触不到泥土,怎能破土发芽、迎风开花呢?

初中毕业后,强早早外出闯荡谋生。他洗过餐馆碗筷,扛过山间砂石,做过刺鼻喷漆,尘世的风霜与生活之苦楚,一点点磨刻在他的眉眼间。去年,他在饱尝异乡漂泊的万般艰辛后,毅然返乡,用多年积攒的钱建造了一个养鸡场。由于缺乏养殖经验,鸡场突发瘟疫,短短十几天,3万多只蛋鸡尽数夭折。

10多万元心血搭建的鸡场,顷刻间沦为一片冷清的废墟。突如其来的重创压垮了强,他把自己封闭在家里,神情呆滞,沉默寡言,终日枯坐发呆。那段日子,其妻满心焦灼,常常以泪洗面。

知道消息后,我回到家乡。把强从阴暗的屋内拉出,陪着他缓缓走上那熟悉的山坡。正值春日,漫山遍野的野豌豆愈发繁盛茂密,茎叶间,一簇簇烂漫的紫花宛若一只只振翅的蝴蝶,在微风中踮起轻舞。

我们沉默着,沿着山路慢慢行走,一直走到那块熟悉的巨石旁。

岁月流转,巨石依旧静静伫立。那条深裂的缝隙依然袒露伤口,静默无言。

人与自然

## 散落路畔的四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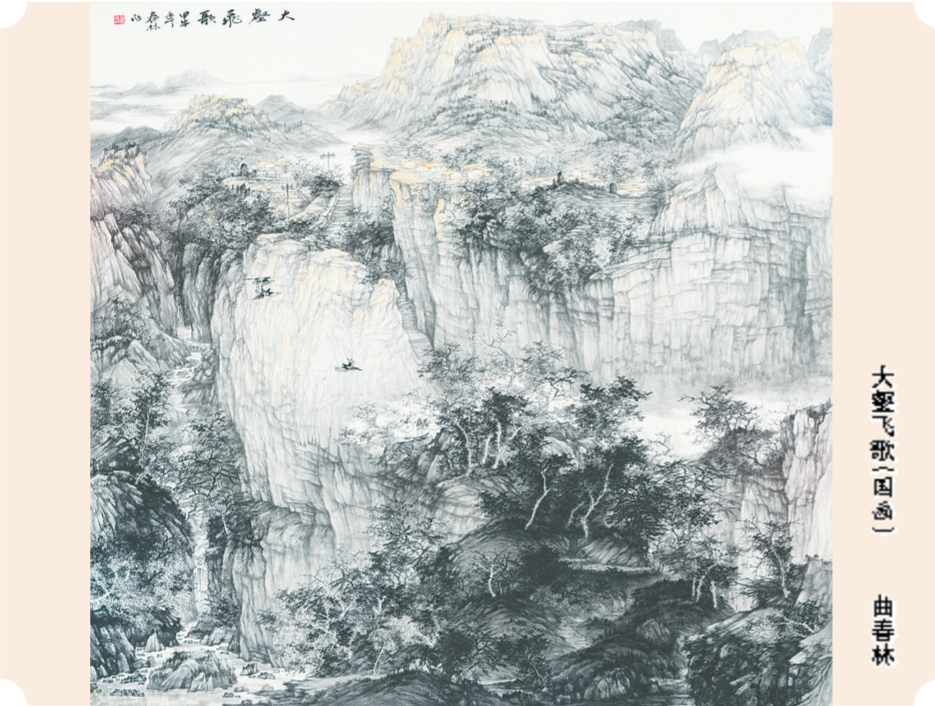
◆ 韩心泽

是铿锵人生的背景音乐。

酷暑难过年过,天气终于凉爽下来。春花艳雨多情,秋叶绚丽深情,秋景更是澄澈明丽又温情脉脉。可是,在这样曼妙的秋光里,我们既收获着硕果飘香,也要面对草木衰败的过程,美好时光里的依依惜别,最是让人怅惘不已。杲杲秋日中,不是叶子枯黄了,是时光老去,季节的照片变旧了。

好在行到水穷,坐看云起,秋天的云彩最是闲适辽阔。困守于千日一面的小县城,变幻的秋云是喜欢步行的我最喜欢仰望的风景。当秋风扑入胸怀,头顶的淡淡白云,也像随手撒出的惬意清风,由凉爽的秋风伴奏,在辽远的碧空化作悠悠心曲。天空是水的精神世界,云在这里漫步和思索,作为一个无所成就却热衷于以文字表达所思所想的人,多想追上云彩的遐想,写下和云彩一样飘逸的篇章。望着高远的天,走着漫长的路,云彩不停的为我而变幻。徜徉在云天下的风景里,身心不会轻易疲惫。

当秋冬被节气一分为二,暖阳和斑斓的秋色,依然藕断丝连地赖在初冬里,直到一场突如其来 的风雪把它们一刀剪断。突然就刮起一夜

大墅飞歌图(一)  
曲春林

荐书架

## 《老街》:书写市井百态与凡人命运

◆ 马林霄梦

《老街》作为肖复兴“前门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,聚焦北京前门西打磨厂街50余年岁月变迁,以一条千米余长的街巷为载体,书写市井百态与凡人命运,被读者称作近年京味文学中极具温度的佳作。

今年即将迎来80岁的肖复兴,继《蓝调城南》《我们的老院》之后,便开启了书写西打磨厂街的想法,自2016年起,整整十年间,他一次次重返老街走访探访。肖复兴反复穿行街巷,只为让笔下的记忆与情感拥有扎实的落点。在他眼中,西打磨厂街看似寻常,内涵却十分丰厚,街巷内留存着明清会馆、民国大车店、老式洋楼等不同时期建筑,串联起数百年历史。十余年间,热情质朴的老街坊毫无保留地讲述家族过往、街巷旧事,还有年逾七旬的老人为他指点街巷布局、绘制地图,这些珍贵的口述记忆,成为创作最坚实的根基。如今老街面貌变迁,旧时邻里

大多迁居别处,但漫步街巷,年少时的生活气息、各色气味与烟火场景依旧会在他脑海中浮现。

肖复兴坦言,提笔书写老街,也是为了不负相伴半生的街坊邻里。创作时,他也曾借鉴《米格尔大街》《果园城记》等经典作品,而梁晓声《人世间》里那条充满悲欢与温情的老街,也让他心生共鸣。他并不认同“精神还乡”的笼统说法,坚持文字与情感必须扎根现实土壤。于他而言,漫步老街也是平复心绪的良方,旧人旧事一一浮现,内心便归于沉静。回首一生,他感慨自己有幸遇见无数好人,而正是这一群善良的普通人,让整条老街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。

作为“前门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,《老街》以街巷为经纬,以人性为底色,串联起个人记忆、邻里温情与时代变迁。这部满载烟火气与人文温度的长篇散文,也为京味文学再添一抹亮色,让一条老街、一群好人、一段岁月,永远留存于笔墨之间。

不大不小群山环抱的县城,不近不远单位到家的距离,使我喜欢上了上下班路上不紧不慢的步行。而越来越喜欢步行的原因,则是风云雨雪,会把四季一圈圈的轮转,变幻成世间不同的风景,伴我把草木掩映的漫漫人生,转化为悠悠诗行间惬意地穿行。

在这乡野在侧、苍山在望的县城,年复一年,我都在欣然地赶赴着草木的轮回之约。一次次看到含苞的花蕾、萌动的嫩芽,就像回到初次见的时光,春风芬芳地萦绕在我身旁,就像和春天深情地相拥。春天也确实像一位妙龄少女,在一阵阵的春风、一番番的春雨中花枝轻颤,越变越娇艳。春光明媚,春花妩媚,百花点亮春光,也点燃了我的目光。仰望中,繁花 在树梢枝头开成了漫天的彩云,天空的云彩则幻化为修成了仙踪的花朵。

春天的阳光普照大地,各种分寸都拿捏得恰到好处,温暖、柔和、干净、靓丽,让人异常舒适,花草纷纷仰着脸沉醉接受她的亲吻和抚摸。此情此景,尽管人的少壮中老只能轮换一圈,但四季只要轮回到春天,生命仍有被刷新 的错觉。

尽管杏花还在春风中飘落,桃花刚刚染红枝头,人们还是感到了春天脚步的匆忙。本来